

我們的大禮堂

林英豪 (1939 鵬社)

香港培正小學大禮堂經已拆卸多年，而正在興建之新禮堂，因前工程停頓，何時竣工，未有定期，大禮堂為校方作各種活動之運作逾半個世紀，優點良多，今一旦遷拆，使人懷念。

一九四六年港校復校，當年大禮堂並無上蓋，早上寄宿生晨操及下午課外活動等多在禮堂內舉行，因有籃球場之設備，故又可作為籃球練習場所，其時（一九五〇年前）港校祇辦至初中，學生人數不多，教師每週授課十八節便作全職（Full Time）。每週上課六日（星期三、六下午無課），其餘課日，下午三時半已停課，學生可自由組織參加各種活動，教師們亦組織籃球隊，雖然人數不多，亦常常到場練習或邀約學生隊作友誼賽，增進師生友誼，禮堂側門設有紅藍商店，供應汽水餅食，休息時間得以補充體力，甚為方便。迄一九五〇年，中學改設上、下午班制，而禮堂亦加建上蓋，自後禮堂更有多項之用途矣。

大禮堂的優點甚多，今就個人多年之體驗，畧述一二：

交通方便 —— 大禮堂面臨九龍何文田區之窩打老道，右側旁培正道，為何文田中心地區，交通方面九龍巴士多條路線均經地點（包括往新界巴士）而的士、私家車均可在禮堂前接載客人，由地鐵油麻地站步行數分鐘亦可到達，附近亦可以乘搭火車。

美好環境 —— 禮堂近窩打老道一帶，乃該區商業中心、銀行、超市…等商店林立，生意滔滔，而鄰比之食店，中西飲食，各式其式。慶相逢酒樓、美蓮、ABC、雅閣…等餐室，經營有方，自是學生們（除培正外，尚有其他學校）

中午時份之聚腳處。而窩打老山上之幽靜住宅區，更為人們喜愛。

場館寬敞 —— 禮堂內可容觀眾千餘人，座位尚舒適，大型集會如開學禮、畢業禮、校慶、同學日、音樂會、話劇演出……等，多項活動，大禮堂可謂物盡其用。場內熱鬧氣氛與候時進場觀眾之人潮，當年盛況，迄今尚未忘懷。一九五〇年起，香港教育署借用大禮堂為九龍區中學會考試場之一。校方將禮堂分為前後部，各部單座椅排十一行，每行廿五座位，共五百五十座位，考生相隣有位隔離，監考員巡視方便，禮堂前台作監考員休息處。台上茶水點心，供應不斷，臨場監考人員盛贊校方之殷勤款待，而台下考生們秩序井然，大會堂發揮其效能譽為九龍區最佳考試場地之一，名副其實也。

衛生設備 —— 禮堂側門外設有男女廁。中場休息時間，觀眾不必多勞步找尋「方便」，廁內衛生設備整潔，自是合乎標準。

然而大禮堂亦有其他方面缺點，如通風系統欠佳，禮堂空間大，場內賴吊扇流通空氣，但畧嫌風力不足。夏季尤為顯著，如改換冷氣設備，則電費支出鉅大，校方財力未能應付，至於音響方面，因禮堂內部結構不易改變。故禮堂後部之觀眾，頗感不便。然藉台上精彩演出，場內熱鬧氣氛，觀眾前來欣賞，亦不會失望也，大禮堂之優點與缺點，乃憑個人體驗，觀點與角度，亦因而不盡相同，拙文乃懷舊作，不必太認真也。



2004年11月21日告別大禮堂合照

從退休廿五年（銀禧？）說起

林英豪（鵬社）

世俗慣例，結婚廿五周年稱銀婚（銀禧紀念），一些商業及其他機構成立廿五周年亦稱「銀禧紀念」，……我們紅藍兒女畢業離校廿五周年，亦稱銀禧（銀禧加冕）。但有些從事各行業廿五周年或退休已達廿五周年而舉行銀禧紀念者似不多見。本人對此尚未作進一步的探討。

本人自一九四八年秋由滬回港，入港校服務，初期授偉社西洋史地科，並在校以校友部幹事名義協助香港同學會工作（任同學會幹事一義務職），其後改任司庫職。一九五〇年起調任教數學科，迄一九六二年改任行政工作——署理訓導主任，授數學科由初二至高一。與陳永明兄合教初二級，與鍾偉光兄合教初三級，與黃逸樵兄合教高一級，我們合作愉快。黃逸樵兄（一九三六年級翔社）、陳永明兄（一九四二年級斌社）本人（一九三九年級鵬社）份屬「兄弟班」都是朱達三和何宗頤老師門生。我們彼此交情深厚，可惜他們早已離世，鍾偉光仍居香港，年前返香港曾相叙，我授課級社由偉社至耀社（匡社除外），共十三級社。授課兩年的有輝社、正社、旭社和真社。授課三年的有善社和協社兩級。他們離校後，彼此亦常有往還，師生感情不渝也。

一九六三年，本人蒙何宗頤副校長（一九二六年級奮志社）及林子豐校長推薦與校董會（黃汝光學長任校董會主席），保送赴美國進修教育行政，為期兩年，帶薪留職。一九六五年在美國奧立崗州立大學（M. Ed. Oregon）獲教育碩士學位，後返回港校繼續服務，仍任訓導主任職。迄一九七四年繼李孟標（一九二四年級群社）校長主理校政，在任期間，得黃汝光校監（一九二七年級會仁社）多方指導與信任，校務如常邁進，黃校監扶植紅藍後輩不遺餘力，更令我們敬重（一九八一年黃校監偕夫人移民美國羅省，由張彬彬校董繼位校監。）

一九七八年港校正式轉為政府資助學校（港九共有卅六間私校加入，包括友校培道、培英、嶺南、真光及顯理……各校）中學部由原四十五班增至五十一班，小學仍屬私校，班級仍維持七十二班，幼稚園十六班。學生人數五千餘，教職員近二百人，而校務運作如常順利進展。此固賴校董會有堅定政策的指領，全球校友們的衷心愛護與支持，與乎全體教職員與學生們的合作，乃獲得學生家長們的信賴及社會人士之認同，而歷年來得神恩眷顧，為此我們更感恩也。一九七九年籌建完成九十周年紀念大樓，一九八四年主持建校九十五周年校慶。翌年本人年齡達六十五歲，符合退休條件，乃告退休。一九八六年香港浸信會聯會年會，本人被選為中等教育部部員（培正校董）連任兩屆，又得為港校多服務六年，亦美事也。一九九二年秋偕眷移居加國多倫多迄今。

本人曾在香港培正同學會服務多年，深知校友乃母校支柱，對母校之回饋，功莫大焉。本人在港校服務期間，與澳、穗同學會常有聯系。亦曾多次訪問海外同學會達廿五個之多。（均屬自費）從而見證校友對母校愛護之熱忱也。

本人在港服務期間，最感榮幸與高興者，莫如與我們（鵬社）昔日之老師同在一起服務港母校。內心固感高興，然亦懷着戰戰兢兢之心，因恐教學力有不逮也。今將老師們芳名寫下，藉表懷念他們昔日教誨之恩也。

李孟標老師（一九二四年級羣社）——港校校主任、校長，鵬社高小時期監學。**朱達三老師**（一九二六年級奮志社）——港校數學科主任，鵬社高中數學科老師。**李炎玲老師**（一九二三年級）——港校財務主任，曾任澳校校長。鵬社高中教務主任。**何宗頤老師**（一九二六年級奮志社）——港校副校長兼教務主任。

任。鵬社高中數學科老師。**莫京老師**（一九二二年級）——港校總務主任。鵬社高中監學。**張亦文老師**（一九二四年級羣社）——港校英語科老師，事務主任。鵬社初中英語科老師。**韓一英老師**（一九三〇年級敬業社）——港校高中歷史科老師。鵬社初中文史科老師。**張真想老師**（一九三〇年級敬業社）——港校生物科老師。鵬社高小時代老師。**楊維忠老師**（一九二五年級勵社）——港校地理科英語科老師。後任香港建造商會學校校長。鵬社初中地理科老師。**吳馥餘老師**（一九二六年級奮志社）——港校美術科老師。鵬社中學美術科老師。**張永輝老師**——港校英語老師。鵬社初中英語科老師。**關存英與單倫理兩位老師**雖不是鵬社授課老師，但三十年代起他們已在東山培正任教，我們鵬社同學亦尊稱他們為老師也。

以上各位老師均已老成凋謝，離開人世，但我們仍常懷念他們也。

拙文內容多憑記憶寫下，錯誤難免，盼讀者見諒。

尋找《培正詩歌》

梁民生 1950弘社

弘社今年是畢業鑽禧慶典，一九五〇年廣州培正中學的歷史，靠保留當年的日記，故事得以重見天日。

培正校史室陳列的文物令筆者想起培正中學有價值的兩本書。這兩本書都是培正的前輩們編撰的。

1.《培正詩歌》，32開本，淺藍色封面，首頁由林瑞銘主任（校長是馮棠）題詞。

詞曰：或為陶冶性情
或為尋求友聲
均應及時歌唱
否則漸入頑暝

詩歌的內容有校歌、培正歌曲、抗戰歌曲、宗教歌曲和著名的古典樂曲，大多數樂曲是五綫譜，個別是簡譜。

培正歌曲「珍重再見」曲譜源自夏威夷民歌「Aloha Oe」，宗教歌曲自開放改革以來已允許在中國大陸的天空中迴盪，古典樂曲有著名的作曲家的「小夜曲」、「聖母頌」，最後是斯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

《培正詩歌》一九四七年出版。廣州培正中學、東山培正小學、西關培正小學均有出售。筆者曾向各級校友查詢過均無此藏書，由於筆者交際不廣，未遇到藏寶之人，現公開求此書，準備重新出版。

2.《中國文學史源流》，32開本，此書淺黃色封面，書名直排，蒼勁的書法不知當年那位老師的手跡。此書作為高中語文課的參考書。內容從詩經、楚辭、唐詩、漢賦、宋詞、元曲和駢體文以及明清小說介紹和近代文學的代表作，內容十分豐富。

以上兩書今天讀來仍然是佳作，現公開徵求此兩書，校友如有藏書請和廣州或香港培正同學會聯系，不勝感謝。

南京懷舊訪古札記

鄭國輝（1957輝社）

在八大古都中，我最懷念的是南京，亦即是南唐李煜詞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故國」。城內景物，處處遊人發古幽情，不期然在傷往事，說興亡。可記的實在太多了，要寫成一本書恐怕還不夠。限於才微志短，我只能用札記形式將幾處難以忘懷的景點記下來。「留得殘荷聽雨聲」，希望在破壁殘垣，荒煙衰草中找尋到吳宮花草、晉代衣冠的六代繁華、或火龍蜿蜒、燈船畢集的明世輝煌；在遺跡內吸取些許歷史點滴。

從火車站僱計程車赴旅館，繞玄武湖穿玄武門入城，遠遠便見到一座小山，山勢渾圓，狀似雞籠，故名。山上雞鳴寺大佛閣的九層寶塔聳入雲霄，氣勢磅礴。雞鳴寺這一帶地區可以說是南朝歷史的精華。寺的前身本是同泰寺，梁武帝蕭衍曾四次捨身於此。蕭衍是一虔誠的佛教徒，他在江南建築佛院上五百，所以唐朝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也許他做皇帝太久了，頓生厭倦，所以拋棄寶座，進同泰寺去做和尚。當然這是臣民不能容許的。搜刮一批巨款給寺門替皇帝贖身。這是蕭衍替同泰寺籌款的好辦法。皇帝狂熱地信佛至如此昏庸，其政治濁亂可想而知，所以太清三年（549A.D.）釀成東魏降將侯景的叛變，梁武帝被亂兵困於台城，即南朝的宮城，因糧食供應斷絕，以九十多歲的高齡，竟活生生地被餓死。同時同泰寺亦被毀於兵火，後經五代南唐和兩宋，寺被重建。明洪武二十年（1387A.D.），修葺一新。題額為「雞鳴寺」。寺前有施食台，本是元朝處決犯人的刑場，明初請西番僧在此結壇施食，超度幽冥，故名。清咸豐二年（1853年）太平天國軍攻陷南京，雞鳴寺遭受嚴重破壞，同治年間又重修過。今日我們見到的雞鳴寺歷盡滄桑，非梁武帝時的故事了。

黃秉權、李子厚、周榮超、朱樂怡和我一行五人在今年四月十三日踏進雞鳴寺，跨上一連串的台階，穿過山門、施食台、彌勒殿、大雄寶殿、觀音樓…等。我們沒有南京本地導遊，只憑着我書本回憶，在寺內亂闖。那時遊人稀少，天下着微雨。我記起寺的下聯：「雞鳴不已，獨來風雨正懷人。」但我不是獨來，緬懷的亦不是失落了多年的故人，而是此寺驚濤駭浪般的歷史。我依稀記得民初文人提及轄豁蒙樓，是雞鳴寺內遠眺台城和玄武湖的好地方。橫衝直撞，總找不着。後來見到一間賣素食的餐館，裡內明窗淨几，遙望一泓湖水，我懷疑是豁蒙樓的舊址了。因為要十五分鐘後回山門外會司機李清，我不敢進入此素食館內流連，況且我還要找尋南朝另一古蹟——胭脂井。

八月初收到黃秉權從美國賓州寄來一信，內無一字，只有替我在胭脂井拍的照片二幅，無形中給我一點壓力：寫這南京遊記，正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當日秉權和我到處問人，找尋那胭脂井，他的國語比我的流暢準確。這井藏在寺的東側背後，非常隱晦的地方。胭脂井喚起南朝最後一代——陳的亡國歷史。陳最後的君主陳叔寶是沉溺酒色，荒淫放縱之君。他寵愛張、孔、龔三貴妃，不理政事。據南史記載：「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

香為之，又飾以珠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張貴妃名麗華，乃兵家之女，髮長三尺，髮黑如漆，光可鑑人。每瞻視眇眇，流水溢彩，照映左右。於閣上盛妝憑欄，宮中遙望，飄然有若神仙。那時北方隋文帝楊堅，勵精圖治，見南方政教鬆弛，是統一中國的大好機會，毅然說：『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派三路兵伐陳，直趨建康（即南京）。後主陳叔寶聞兵至，束手無策，百官奔散。隋軍入宮，遍尋後主不着，見景陽殿後有一枯井。窺井呼喊，無應聲。說要快搬大石頭來，投入井中。這才聽到井有人叫喚，便放下繩索去拉。怎麼太重，拉不起來。於是加重人手，拚力去拉；陳叔寶與張麗華、孔貴嬪三人同乘而上。二貴嬪出井時胭脂口紅擦到井欄上，以帛拭之，有胭脂痕，故名胭脂井。井在觀音樓東側下沉三十多尺的典雅小花園內。園的四周植有數株綠葉婆娑的喬木，和一些灌木和花卉。正中一邊是金字塔形的小石山；另一邊是兩層翹角的六邊小亭。亭和石山中間就是那井了，旁豎立了「古胭脂井」的石碑。井內有鐵絲網封住，防止遊人拋棄垃圾入井。井口甚小，我被困擾着，古人的體型一定比今人的小得多。井口一人進內，僅堪容身，怎能納了三人？那張麗華一定是袖珍美人。南史說：『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陳叔寶能讓張貴妃坐在膝上共議國事，她的嬌小玲瓏可比擬能作掌中舞的漢朝飛燕。陳叔寶被捕，解往長安，隋文帝楊堅心存寬厚，以寵臣待之，每有宴會，多使他跟隨着。有一次楊堅幸駕北邙山，叔寶在側獻媚呈詩一首：「日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以一位亡國之君，諛辭托新朝之主大腳，付人真覺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無限感慨。張麗華的下場可慘了。平陳元帥楊廣的參謀高穎以麗華是亡國尤物，將她押往青溪橋上斬首。

胭脂井小花園圍牆外，一馬路之隔，就是台城遺址。魏晉時期，皇帝所居禁城稱台，故稱台城。晚唐詩人韋莊詩云：「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現雞鳴寺後，確有一段古城牆，俗稱為台城。城牆全長253.15米，外高20.16米，西部厚9.8米，東部厚10.3米，以條石為基，巨磚為牆，以石灰糯米汁加拌桐油為粘合劑，異常堅固。頭道瓮城西側設馬道，供守軍騎馬登城。六朝時宮殿位於城牆之南，梁武帝蕭衍被侯景所困，餓死於此。城牆北臨玄武湖，異常險要。台城現已成為融山水城林於一體的勝境。我們沿跑馬道登上台城。上面城樓已改為一小博物館，陳列南京城牆歷史、地理、建築資料。這是世界最大的城牆（從圍周度數計算），法國巴黎城牆僅次之。且城牆保存得非常完美，是南京特色之一。從台城回顧雞鳴寺，廟宇、高塔，美極了！

玄武湖倚台城，在南京城東北玄門外。三國時孫權定

都建業（今南京）後，引長江水入城，始成湖。三國孫吳時曾在此湖操練水軍。南朝宋文帝（425 -- 453），湖中出現黑龍（鱷魚一類爬蟲動物），故稱為玄武湖。南朝時，此湖是帝王遊樂場所，在湖中堆了三座島山，即現在湖中五島中三個島的前身。隋文帝滅陳（589年），下令將建康城邑蕩平改作耕地，玄武湖自此消失了兩百多年。到元至正三年（1343年），重新疏浚恢復，但湖面已較前大為縮小，不能回復六朝時外通長江了。現湖中有五島，各擅勝景：環州煙柳（即「依舊煙籠十里堤」所在地）、櫻洲花海、菱洲山嵐、梁州秋菊、翠洲雲樹。加上二百不同品種的四萬餘株樹，使人目不暇接。

南朝的歷史已凝聚在雞鳴寺、台城、玄武湖這一帶地區內，是研究中國歷史者絕對不能錯過的。李商隱詠南朝一首七律是很好總結：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

敵國軍營漂木秣，前朝神廟鎖煙煤。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這首詩雖以南朝作題目，其實對象是陳叔寶。第一句「玄武湖」說的是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曾在湖北設立上林苑，湖南設樂遊苑、華林苑，湖中堆了三座島山，正式闢玄武湖為遊樂園地。第二句雞鳴埭指齊武帝蕭道成駕幸雞籠山視察形勢。這二句亦可泛喻陳叔寶夜夜笙歌，遊無止境，第三句「瓊樹」即叔寶作「玉樹後庭花」，朝朝令宮人歌之。第四句「金蓮」用南齊潘妃典故（請參閱『南北齊的亡國尤物』一文）。第五句「漂木秣」指隋將楊素沿江順流而下攻襲南京。第六句「神廟」即大梵大皇佛寺，言陳國備受人禍天災，叔寶無動於中，可謂全無心肝。但在南北朝諸亡國之君中，叔寶是有文學天才的，有多首詩流傳後世，其中不乏佳作。他的妃嬪亦曉作詩，「袁大學士」是其中翹楚。大臣江總不理政事，與諸女學士賦詩，所以江令之才，枉用了，亡國自有其遠因也。現附說一事：抗戰時汪精衛設組織在南京，總辦事處是考試院，即台城各胭脂井之間。有懂堪輿學者說：「被餓死鬼和辱國者夾着，安能長久乎？」可謂知言。

南京城西的清涼山本稱石頭山，三國吳時沿出築石頭城作防衛，其時長江流經山下，江流逼山，城據山上，雄關之險，難以飛渡。赤壁之戰前夕，諸葛亮出使東吳，經秣陵（南京）赴當時孫權的首都京口（鎮江），見到南京的特殊地理環境，遂駐馬於清涼山巔，視察山川形勢，看到鍾山像巨龍蜿蜒於東北，石頭山似猛虎雄踞於西南，不期然嘆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遂勸孫權遷都秣陵。諸葛亮的贊語成了南京的千古定評。現清涼山上有駐馬坡，是當年諸葛亮勒馬指點南京山河的地方。

公元280年，西晉將軍王濬率領樓船隊伍從四川順流直抵石頭城下，孫皓自知難敵，遂豎上降旗。唐劉禹錫有名句詠此事：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當然自三國統一後，南京仍有無數的動盪變亂。所以有元薩都拉「登石頭城」的詞句：『蔽日旌旗，連雲檣櫓，白骨粉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後來長江航道西徙，

五代時楊行密將石頭城南移，山為城隱，石頭城漸漸失去了虎踞的雄姿。

南京導遊姚莉帶我們去參觀石頭城的一部份是在清涼山西麓的鬼險城，是一段略向外突出的懸崖峭壁，呈赭紅色，中間夾雜着紫色和黑色的岩石，經長期風化，出現了凹凸不平的崖面。其中一小部份酷似一張耳目口鼻齊全的醜惡鬼臉。峭壁下有一池清水，鬼臉反影在水面上，更形恐怖。此「鬼臉照鏡」是石頭城的名景點。

清涼山南麓有掃葉樓，是明末清初南京畫派「金陵八家」之首龔賢隱居處。龔賢是明遺民，擅長於山水畫。他又是一位擁有強烈民族氣節的詩人，「登清涼台詩」可作反映：

『登臨傷心處，台城與可城，雄關迷虎踞，破寺入雞鳴。一夕金笳引，無邊秋草生，橐駝爾何物，驅入漢家營。』

此詩顯露出作者國亡的悲憤，將古蹟台城、石頭城、雞鳴寺融匯在詩中。因為山河易主，大好風光也不一樣了。龔賢在掃葉樓終老，着僧服，持帚掃葉，過其淡薄的一生，始終全其高風亮節。「滿山落葉無根樹，勝國遺民有髮僧」此聯可作其一生寫照。

莫愁湖在南京水西門外，原是秦淮河入江口的河槽，後淤塞成湖。此湖的命名有多種傳說。古樂府云：

『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船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但並未點出莫愁的身世，所以有後來的附會。莫愁姓盧，本是南北朝時洛陽少女，家貧賣身葬父，遠嫁金陵；不容於舅姑，投湖自盡。我第一次遊莫愁湖是25年前，寄寓在新街口的金陵飯店，出來漫步，清涼山、莫愁湖等勝景均距旅館不太遠。我特別欣賞在鬧市中，突然出現這金陵第一名勝莫愁湖。除了那水光瀲灩的平湖外，尚有蒼松翠竹，荷花水榭……亭亭玉立用漢白玉雕成的莫愁女像，矗立在光華亭內，清朝文人湘綺樓主王壬秋寫了一聯給莫愁湖：

『莫輕他北地胭脂，看畫艇初來，江南兒女無顏色。

盡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舊，看來桃李又芳菲。』

此聯寫得很好，後來卻被南京人竄改了。難道金陵佳麗，真是遠遜那洛陽盧莫愁嗎？將「無顏色」改為「生顏色」，可以和那「北地胭脂」爭奪選美冠軍。太平天國敗亡時，曾國荃率領的湘軍湧入南京，到處焚燒搶掠，帶來浩劫，就將「只青山依舊」改為「只青山無恙」，除了青山外，甚麼也被湘軍破壞無餘。王壬秋是湖南人，乃曾國藩的老友，用湖南人自打湖南人嘴巴，可謂一字褒貶！

莫愁湖就在石頭城南面，清代沈鐸因地理形勢寫下一很出色的聯：

『江水東流，浪淘盡千古英雄兒女；石城西峙，依舊是六朝煙雨樓台。』

在公園內有勝棋樓，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名將徐達經常下棋的地方。徐達和太祖在棋盤上每戰必北。朱元璋知道徐達棋藝深遠，故意禮讓，要他拿出真本領來。最後一盤棋。朱元璋仍是險勝。徐達恭身站起來：『陛下請仔細看一看棋盤。』棋子竟排成「萬歲」二字（當然是簡體字）。朱元璋知道徐達的棋藝已臻出神入化，便將此樓賜給他。現樓下有明朝歷代皇帝臘像，樓上陳列文物和精緻的紅木傢俱，並懸掛朱元璋和徐達畫像。「勝棋樓」匾額是清代狀元梅啟照手筆。有一對聯是1883年長沙張偉堂撰：

『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煙雨；王侯事業都付一局棋枰。』

上聯借盧莫愁寫湖山勝景，還可以。下聯雖點出世事如棋，但作於光緒年間，太頹喪消極，暗示清運將終，成不祥預兆。

南京天然條件優越，崗巒起伏，山環水繞，風光明媚的秦淮河為之冠。河有南北二源頭：南源發自溧水縣東廬山，北源始於句容縣寶華山。二水在江寧區方山匯合，直抵南京城下。一分為二，一支由節制閣繞城外，一支由通濟門入城，長約十里，這便是馳名的「十里秦淮」。歷史上，秦淮河簡直是六朝金粉的集會處，夜色闌珊時；槳聲燈影中，前朝勝景，依稀在秦淮河重現，今時一切反變得朦朧起來。唐詩人杜牧的「夜泊秦淮」是千古絕唱：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唱歌的江南小歌女真是不知亡國的慘痛嗎？還是酒樓內醉生夢死的聽歌人？

二十世紀初散文家朱自清寫那秦淮夜景真美麗了：「秦淮河的水卻盡是這樣冷冷地綠着。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幕似的……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等到燈火明時，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黃秉權和我有兩晚在人聲喧嘩的秦淮河畔徘徊，醉人的燈火照着保留一世紀前風格的河邊建築物。屋簷下懸掛着火紅明亮的扁圓燈籠，河的對面「秦淮人家」四個字在夜中更是璀璨。秦淮河已容納了南京歷代的哀愁。我們這二位海外老歸僑，漫步在夫子廟廣場內、文德橋上、烏衣巷中，彷彿在看櫺窗偷窺古南京，幻耶？真耶？歷史只留下這少許痕跡。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禹錫這首七絕撫今追昔，人事變遷，不勝唏噓。現在烏衣巷重建後古意盎然，王謝古居座落其中，坐北朝南，形制優美，典雅古樸。朱紅色的大門，入門處是一大屏風，橫匾刻着「魏晉遺風」四個大字，底下刻着劉禹錫這詩，分別用篆、楷、行、草四字體，重複三次。裡內小院飾以竹石園景，小巧玲瓏，古色古香，小中見大。裡內陳設全是魏晉六朝文物。我認為最特別的有淝水之戰立體示意圖。王氏、謝氏從東漢、經三國、至南朝世系表，顯得豪門聲勢喧赫，世澤綿延。王謝古居樓高二層，主體建築與附屬物的兼融並蓄，外部形式與內部裝飾和諧渾合，構成一幅完美的藝術整體。

除烏衣巷內的王謝古居外，秦淮河畔還有（一）桃葉渡，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迎接愛妾桃葉於此。（二）吳敬梓故居，是他寫作《儒林外史》的地方，亦即南朝詩人江總住宅原址。（三）媚香樓，即明末名妓李香君的香閣，亦即血染桃花扇處。纖纖弱質竟散漫了不讓鬚眉的正氣。

在夫子廟隔秦淮河對岸有一大石壁，雕了很多與秦淮結緣的文人雅士：王羲之、王獻之、謝安、李白、杜牧、吳敬梓、孔尚任……可見得自東晉以來，這裡就是秦樓楚館，歌樓舞榭之地。在煙籠寒水的迷霧下，明朝秦淮風月特熾。所謂「六朝金粉，艷說當年。南都煙花，盛傳明代。」南京的商業、交通、文化亘古以來就凝聚在秦淮河兩岸，是我訪古的時光隧道。

『天仙都化美人來，問上界瓊樓，可有六朝新樂府？

韻事不隨流水去，聽後庭玉樹，依然十里舊秦淮。』

明故宮遺址位於中山門內，中山東路南北兩端。故宮

是南京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王朝的皇宮，曾作為明初洪武、建文、永樂（明成祖前十九年，後遷北京）三代和明末弘光南京小朝廷的皇宮，壯麗恢宏，前朝後寢，（即前面是集群臣議國事的朝廷，後面是帝皇和后妃的宮殿），金壁輝煌，佈局齊整。現在歷盡六百多年的滄桑，留下來是瘡痍滿目，地面上散佈斷破了石柱基礎。

午朝門尚算保留當年風貌。主要部份今仍矗立在御道的北端。雖然上部城樓建築已毀，石柱上雕刻仍清晰可辨。午朝門是傳達皇帝聖旨的地方，也是皇帝施廷杖於忤旨大臣處。判決斬首死刑一般在太平門外或鬧市中執行，唯一例外是明成祖朱棣用腰斬酷刑處決建文帝之師方孝孺是在午朝門內。相傳丹墀上的血跡石是放刑後方孝孺的上半身。方甚是硬朗，手沾腰血，在石上寫了十三個半『篡』字，控訴成祖，方纔氣絕。朱棣殘忍，過於乃父，誅孝孺十族，第十族是門生，行刑連續七日，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現簡錄明史述其事：「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血跡石經後人刻成碑，據說天陰時，血跡猶顯。我在午朝門公園內遍尋血跡可不獲，後來方知道已被搬往朝天宮南京博物院內。

黃秉權對明故宮遺址有點失望。我認為憑弔古蹟，除了自身的歷史修養，還要配上想像力和情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聖祖第一次南巡至南京，見到破敗不堪的明故宮時，感慨萬分，特行文記之：「……道出故宮，荊棘滿目，昔者鳳闕之巍峩，今則頽垣殘壁矣！」，「傾過其城市，巷陌未改舊觀，而宮闕無一存者。見此興懷，能有不吳宮花草，晉代表衣冠之嘆耶！」

我想這一篇南京遊記結束了，雖然尚未寫及明孝陵、靈谷寺、中山陵、白鷺洲、雨花台、瞻園、燕子磯、大屠殺博物館、總統府……諸景點。南京是一個容易挑起懷舊情懷的城市；在漂亮高大的法國梧桐樹下漫步，我不會忘記南京充塞着古人的足印；豐富的歷史遺產，給我無限依徊。最後我抄下一詩一詞以結束此長文：

金陵懷古 唐許渾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

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

石燕佛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

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青山似洛中。

西河金陵懷古 宋周邦彥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鬢髮對起。

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渡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

空餘舊跡鬱蒼蒼，霧沉半壘。

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酒樓戲鼓甚處市？

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尋常巷陌人家，

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裡。